

四十集电视系列剧

海马歌舞厅

海马文学丛书

主 朔等著

海马歌舞厅

四十集电视系列剧 ● 王朔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季寿荣

责任校对:文 岩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李玲玲

海马文学丛书

海马歌舞厅·四十集电视系列剧

Haima Gewuting

王 朔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解放军七二二六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2 插页 587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册

ISBN 7-5004-1305-X/I·152 定价:9.50 元

写在前面

白 烨

1989年元月某日上午，在熙熙攘攘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记协新闻发布厅里，一群在文坛已露峥嵘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举行在有些人看来近乎玩闹的活动——宣布“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我应邀前去助兴，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那天到场的新闻记者并不多，几乎等于“组织”里的人自个向自个宣布，但听了看了他们那认认真真又张张扬扬的发言和宣言，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新的文学生力和冲力的涌动。

即以“海马”的命名来看，那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作古的意味。象“‘海马’宣言”里的“这是由绝不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在这里，个体利益高于一切；”“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象扯着一把锯子的两只手，而我们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我们拒绝‘流派’的称号”等话语，铿锵有力，豁人耳目，含着个性，又透着爽快。那种针砭时弊之犀利，那份拔新领异之执著，都让你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海马”来头不小、“海马”来得不善。

果不其然，“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更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已折腾得很有些不凡的气象。成员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从原初的二十人扩展到了三十多人，除去共有的从事

小说和影视的两栖创作特色之外，在个性风格上也更见多样和丰富。如既有以写新市井生活见长的，又有以写乡土题材取胜的，既有以现代意识写史的，也有以新的观念纪实的。可以说，姚黄魏紫各有其秀，春兰秋菊各具其美。它无疑已是一个由诸多别树一帜的个体所合成的卓然不群的集体。从创作成就上看，就更加令人可喜。以王朔、莫言、刘恒等人为代表的诸多骨干成员，在小说创作上辄见新意、成绩斐然，在影视创作上也层出新作，硕果累累，以成功的两栖劳作日益引人瞩目。他们鼓荡着小说创作的创新趋向，又推导着影视创作的进取势头，称谓他们，单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的概念已不适用了。这是不是向人们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和新运作方式呢？

基于“海马”已有的队伍实力和创作实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和海马影视创作室合作推出这套“海马文学丛书”，旨在检视已有的成就和进而促进创作，并以高水准、多风格的作品系列，对繁荣新时期后的整体文学，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多方面、多层面的精神需求，做出我们应有的和能有的贡献。

“海马文学丛书”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或出小说作品集，或出影视作品集，整体上以小说为主，每本约25万字左右。作品以新作为主，酌收旧作，每本集子一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代表作选、专题评论、资料小辑（作家小传、创作谈和作品目录等）。力求丛书的每一本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读性、研究性和资料性，使整套丛书从“海马”的角度和一个不太低的层面，对于发展演进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情形，都有一个饶有新意和较有深度的追踪与反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马文学丛书”将会给读者提供当代文坛既多向、多面又新颖、切实的文学信息，因为它囊括了当代文坛中最有个性特色、最富艺术活力又最不安分守己的一群“探索者”。无论是为读者计，为文学计，还是为“海马”计，为自己计，他们都不会使人们失望。对此，我充满信心。

1992年8月25日于朝内

目

录

1	黑色周末	海 岩
17	一种感觉	王 朔
31	开开洋荤	葛小刚
48	平静的探戈	李 建
61	最后一名客人	张冀平
79	他即将离去	乔 瑜
92	越过死亡	史铁生
103	幸福大较量	黑 子
113	错 位	吴 滨
125	不速之客	卫 华
138	冤家路窄	苏 童
151	各持一词	孙 铁 王 朔
164	心中的雨	魏 人
177	我的未来不是梦	马未都
193	拒绝再玩	朱晓平
205	部里来人	梁 左
217	别爱得太傻	苏 雷
230	一场游戏一场梦	张 策
244	情归何处	宛 翊
260	摇滚摇滚	刘毅然
274	无怨无悔	刘毅然
287	雨夜来客	莫 言
300	假面舞会	马中骏
317	告别往事	杨争光

331	挡不住的诱惑	卫 华
346	最后一夜	葛小剛
356	其实我是普通人	过士行
369	神秘人物	费 明
385	十五的月亮	张冀平
400	告别在相聚里	李 建
416	疯狂艺术家	吴 滨
429	短暂兴衰	海 岩
448	闲人一个	傅绪文
462	回到山里去	乔 瑜
475	歌声恋情	张 欣
488	天外天	朱晓平
500	里面的世界	苏 雷
512	大明星	刘震云
529	好大的风	张 策
542	你是不是觉得累	魏 人

黑色周末

周末，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海马歌舞厅门前热闹非凡，新添的大幅广告格外引人注目：

“××（某种产品名称或公司名称）之夜幸运大抽奖”

“特邀著名歌星××、××友情客串”

几个常来蹭票的青年正与门卫纠缠，门卫一副大权在握公事公办的神情。

“不是跟你们说了老板不在吗？”

“哎，跟他说好了的，我们经理昨儿就打电话了，说好了让我们来了就找他的。”

门卫忙于查票，爱搭不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转过头来，“告诉你啊，今儿别蹭。”他指指那幅广告，“瞧见没有，今儿的票都抢疯了。”

歌舞厅里，人已坐满八成，仍有不少顾客拥进来东张西望地觅座。领位小姐应接不暇。

汪猛今天收拾得干净利落，精神抖擞地指挥着服务员们穿梭般地在密集的座位中端茶上酒。

歌舞厅的舞台也做了节日般的装饰，周末抽奖和友情客串之类的彩色字样，在背景幕布上熠熠闪光。

经理室里，马思达的女儿哈欠连天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旁边放着刚刚吃过尚未清洗的铝饭盒，马思达正耐着性子用电话和人应酬：

“严科长，今儿可实在对不住了，今儿的票早光了，我这儿加座都满了，我还一直觉得您对流行歌不感兴趣呢，抽奖？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不行我给您留一份，啊，啊，是啊，平常您来什么时候没您的座儿啊……”

歌舞厅存衣处的柜台前·人来人往，一只黑色的旅行包，沉重地被拎到柜台上。

柜台外的一角，田春正与一位刚刚存完大衣的女客寒暄。

“你们怎么又涨价啦，生意好也别为富不仁呀，我倒不是在乎钱……”女客喋喋不休地抱怨。

“今儿不是请了××和××他们来了吗，又有抽奖，哎，你今儿还不试试手气。”田春抬起女客胖乎乎的手，“上次马哥给你看手相，不是说你这手特有福气吗，今儿看看灵验不灵验。”

女客的男伴讥笑道：“就她这手？面包似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手啊，非得肉乎乎的，才是贵人手呢。”

女客向男伴翻着白眼，“怎么回事儿，又挤兑我是不是……”

男伴笑着道歉，两人打情骂俏地进去了。

黑色的旅行包被拎进存衣处的屋子里去了，存包人——一个络腮胡子的壮汉，阴郁、疲惫、动作迟缓，身上有点脏。他仔细看一眼发给他的存衣牌，慢慢揣进上衣口袋。

歌舞厅里，此刻已座无虚席，音乐过后，主持小姐的声音娓娓道来：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光临我们海马歌舞厅。我们今天荣幸地请到了海马歌舞厅的老朋友，也是广大歌迷喜爱的著名歌星××、××进行友情演唱。”

场内响起短暂的掌声，夹杂着一两声尖锐的口哨。主持人接着说：

“今天给各位安排的节目中，还有××幸运大抽奖，希望各位都有机会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在此，我要向今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运的××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理室里，请来的歌星正在化妆。马思达给他们倒上可乐。

“马老板，今天晚上你们可发了吧。”

“瞧，我原来可是说给你们报酬的，可是你们自己不要啊。”马思达双手一摊，笑道。

歌星一撇嘴：“为你这500块钱，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掉价吧。我们在外面出场价你是知道的，500块钱，我们还不如白唱呢。”

“我也是这么觉得。海马这地方，文化人来的多，有档次的多，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唱的都不是一般二般的。”

歌星不屑地冷笑：“我看你们这儿痞子也不少，刚发了点财就跑这儿找感觉的，不少。”

另一歌星笑道：“大喇也不少。我看多得都绊脚。”

马思达的女儿抬头插嘴说：“爸，我知道什么叫大喇。”

“你可够成熟的啊，坏词儿知道不少，语文可老不及格。”马思达狠狠地朝女儿脑袋戳了一指头。

女儿打着哈欠说：“谁不及格啦。”

马思达转脸对歌星说：“大喇哪儿没有，这是社会产物，只要别在这儿真干就行。”

“小心公安局抓你拉皮条，关你的门。”

女儿又插嘴：“爸，什么叫拉皮条啊？”

“瞧，大人说话，你怎么老插嘴，题作完啦？”

歌舞厅里，已有垫场的歌手表情欲仙欲死地在唱一首缠绵歌曲。舞池里人影幢幢。那络腮胡子独自坐在角落里，面无表情，目光冷冷地环顾四周。

存衣间里，灯已黑了，窗外薄冷的月光，恰恰投射在置于角落的黑色旅行包上，映出一个阴森的倒影。在寂静中，旅行包里隐隐传出一种异样的响声。

存衣间的门突然开了又关上，屋子被门外的灯光照得亮了一下又复归黑暗。两个人影悄悄走进来。从压低的声音上听出是一男一女，男人一进屋便急不可待地搂住女的，一边气喘嘘嘘地亲吻，一边叨叨地咕嘟着：“想不想我，想不想我……”

女人哼哼唧唧不答话，偶尔低声抱怨，“小点劲儿……”

男人的吻变得温柔而漫长了。女人忽然听到什么，眨着眼推开男人。

“听，什么声儿？”

男人毫不理会，把嘴唇又贴过来，女人用力推开他，“你听啊！”

男人楞了一阵神，他似乎也听见了旅行包里那异样的嗡鸣声，在黑暗中神秘而又恐怖。

男人拉开灯，女人下意识地低声责备，“别开灯啊。”屋里通亮起来，现出两张年轻的面孔——歌厅的服务员。男服务员走近旅行包，用心地听了听，两人疑惑地面面相觑。

经理室。马思达的女儿趴在作业上睡着了。在存衣间鬼混的两人正向马

思达绘声绘色地报告。

“什么，黑色旅行包？”马思达警觉地问。

“对，要不您去看看。”

“还是我先听见的。”女服务员忘乎所以地夸耀。

汪猛正在屋里找水喝，插问一句，“你们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男女服务员顿时语塞。

汪猛转脸对马思达说：“你瞧不是，上次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才多大，再说啦，这是上班时间，上班时间是老板的，下了班才是你们自己的时间，都冲你们这样不三不四的，咱们国家的计划生育算是泡汤了。”

男服务员辩解，“谁不三不四啦，我是到那儿和她说点事……”

“你才来几天呀跟我顶嘴！”

“算了算了，咱们先去看看那旅行包吧。”马思达领头匆匆走出经理室。

存衣间，几个人围着旅行包上下左右地查看，谁也不敢触动，看样子份量不轻。包上挂了锁。

女服务员咋咋乎乎地说：“老板，会不会是炸弹呀？”

“越说越玄了。”汪猛瞪了小姐一眼。

马思达沉思片刻，“还是留神一点好，哎，新来的门卫小王不是在部队里当过工兵吗，叫他来。”

歌舞厅里，正是迪斯科时间，巨大的音乐声震动屋宇，滚动的灯光眼花缭乱。“络腮胡子”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偶尔不易察觉得向入口处扫去一眼。

存衣间。门卫来了，趴在旅行包前听了听，略带紧张地爬起身来，说：“我觉得有点象。”

汪猛紧张地问：“象什么，炸弹？”

“炸弹定时器的声音。”

“啊！”女服务员惊叫起来，男服务员问：“会不会炸？”

没有人回答他。在场的人都面色发僵，如临末日一般。马思达说：“你再仔细听听。”

“声音上没有太大差别，就是这种声音。”门卫的口气非常肯定。

大家望望马思达，身处危境的慌张感顿时压迫着每个人。马思达强自镇定，“咱们先离开这儿，把存衣间先锁起来。”他见大家情不自禁地争先出门，压着声音又说一句：“大家别慌！”

歌舞厅里，依然是光怪陆离震耳欲聋的迪斯科。歌星们也出现在宾客席中，和三两熟人高声攀谈。谁也没有注意到“络腮胡子”看看手表，悄然离座。

通往大门的过道上，“络腮胡子”瞥一眼已经上锁的存衣间，并未找人取包，而是径直向大门口走去。他在过道窄处不巧与迎面而来的田春撞了一下，“对不起。”田春连连道歉，络腮胡子面无表情，转身消失在门口。

经理室里，紧张的气氛仍然笼罩在每个人的脸上。马思达问负责存衣的女服务员：“你还能记得那人的模样吗？”

女服务员结结巴巴，“是，是个男的，是个男的……”

男服务员更加结巴：“你你你别慌啊……”

汪猛还算镇静，“什么样的男的，多高个儿？”

“就你这么高，和你一样！”

“哟，不是我吧。”

“不是，不是，那人一脸胡子，脏了巴唧的……”

马思达转脸问门卫：“小王，你一直在门口，看见有这么个人出去了吗？”

“没有，没看见，这么早没一个退场的。”

马思达松了口气，“那就没大事。”

男服务员似乎反应快，“可，可要是这家伙正好是想自杀呢？”

“想自杀怎么也得把炸弹带在身边。”

“经理，要是那一旅行包都是 TNT 炸药的话，这幢房子也差不多就一锅端了。”

这时田春走进经理室，对马思达说：“老板，××公司的王总来了，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见马思达的女儿趴在桌上，连忙放轻声音，“哟，她怎么在这儿就睡着啦？”

女服务员带着哭腔，“那人存包的时候，田姐也在，田姐也看见了。”

“谁呀？”

“今天是不是有个一脸胡子的人在咱们这儿存了这么大一个黑色旅行包？”

田春想了一下，“好象有这么个人，我还琢磨呢，到歌厅来玩还带这么大行李，真逗。”

“那包里可能有爆炸物。好在这人还在歌厅里，估计马上不会有危险。”

马思达沉声说。

田春浑身一激灵，惊叫起来：“啊呀，这人走啦！我刚看见他慌慌张张出大门的，没去取包！”

屋里的人顿时惊得不知所措，门卫急说：“经理，我去追他。”

“等等，这么久了，到哪儿追去。”

女服务员几乎哭出声来，男服务员央求道：“经理，咱们也得早点撤呀！”

“这玩意说响就响，咱们别都傻耗着了。”门卫小王拔脚欲走。

田春茫然不摸头脑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爆炸物啊，那人是谁呀，嘿，怎么……。”

汪猛拦住田春的话头焦躁不安地对马思达嚷道：“马哥，你快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我看怎么着也得先把营业停下来，闭场！”

猛子话音一落，众人七嘴八舌吵嚷成一片，马思达喝道：“你们都闭上嘴，这种时候嘴一杂没事也得出事！”大家果真都住了嘴，连眼泪汪汪的女服务员也只敢悄悄抽噎一两下。

马思达竭力放慢语气：“咱们可别让自个儿给吓着了；也许事情并没那么邪乎，咱们自己一慌，说不清道不白地这么一闭场，里边那么多客人也跟着慌，炸不死也得踩死，这种事处置不当就能出人命，真闹出个什么惨剧出来，那咱们可算是犯了渎职罪啦，死不了也得到茶淀农场劳改去。”

大家无言以对，马思达说：“我看得先报公安局，打110电话，等公安局来了认定这确实是炸弹，才能采取措施。”

男服务员哆哆嗦嗦地：“等公安局来，炸弹早响了，来得及吗？”

“炸弹要是能响，可能早就响了，这时候就凭大家的运气吧。”

女服务员小声地探问：“那这儿还要留这么多人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走啊。”

“不行，我们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先走不合适。”

女服务员哭了起来：“那我们不干了，我们现在就辞职行了吧。”

马思达反感地皱起眉毛，“不行！里边那么多客人，你身为工作人员负有职责，你们都走了，客人怎么办，歌厅怎么办？我把话可说明白，谁要走谁就是临阵逃跑，我只要活着就到法院告他去！”

女服务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哭起来，田春劝解道：“别怕，这时候怕也没用。这么多年了，不是也没听见谁让炸弹给炸死吗。”

汪猛向女服务员翻翻眼睛，嘀咕着：“怎么就你命值钱？没看这么多人给你垫背呢。”

门卫说：“是不是先把包拿出去，拿到外面总比搁在屋里安全。”

“对，你不是当过工兵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儿可就看你的了。”

门卫连连摆手，“我在部队只不过学了几天理论，我还真没排过雷，我其实跟你们一样。”

马思达担忧地说：“周围都是居民区，拿出去放哪儿？你要是不懂我们更不懂了，一动，响了，谁知道那包现在能不能动。”

门卫见势急说：“就是就是，还是赶紧叫公安局吧。”

“可公安局一来也麻烦，来一两个没事儿，来一大堆，还得管他们吃夜宵，还得……”

大家一齐说：“咳，吃就吃吧，这时候了还舍不得这个。”

马思达摆摆手让众人肃静，说：“我打电话，你们都回去，各就各位，像往常一样，别哭丧着脸。”他看一眼男女服务员，“你们听着，公安局来以前，这事千万别让客人，包括咱们歌舞厅的其他人知道，谁泄露出去谁负责。猛子，你去把二位歌星都叫来，就说我有事找他们。”

众人各怀心事地出去了，只有田春没走，她望望焦虑的马思达。

“不会有事吧。”

马思达抬眼望着田春，口气温和地问“害怕吗？”

田春点点头，又摇摇头，“这种事，没经历过……”

马思达用手摸摸田春的肩头，“生死由命吧。”

田春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我信你，信你命大。”

“这种时候你能在我身边，我很高兴。”马思达双眸中闪烁着真挚、温柔的目光，“我本想让你先走，可他们刚才那样子你也看见了，只要走一个，人心就散了，里边这么多客人……”

田春转过身去：“咱们处这么长了，你从来就没真正信任过我。”

“今天说不定是咱俩的最后一天了，咱们可别再吵嘴。”马思达说着，抓起电话。

歌舞厅里，猛子向几位歌星耳语几句，悄悄把他们叫了出去。

女服务员脸上泪迹未干，心神不属地给一桌客人服务，不是倒溢了啤酒，就是打翻了果盘，客人有的抱怨，有的责骂，一位酒醉的客人借机调戏，

“哟，小姐，谁欺负了你吧，告诉我，我把他脑袋拧下来。”

旁边的几位起哄，“当球踢！”

女服务员左右赔罪，终于招架不住，失声哭起来。

“嘿，干嘛呀，今儿可是我们过生日，花钱到你们这儿听你哭丧呀！”

汪猛插过来圆场，“各位，各位，我们这位小姐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都是人在江湖，出门靠朋友，劳驾各位朋友多包涵一点儿。”

歌舞厅对面的街头小饭馆里，“络腮胡子”要了一份夜宵，临窗而坐，他的目光不时向歌舞厅大门口瞭望，又低头看表。

手表指在9点20分，指针答答作响。

经理室门外，马思达正送几个歌星出来，一个女歌星领着她的睡眼惺松的小女儿。马思达拱拱手，说：“有劳几位白跑一趟了，我也是为了万一。”

歌星们说：“得，这时候您还客气什么。”

女歌星说：“孩子你放心好了，今儿先到我那儿睡一夜，您也留神早点撤吧。”

另一歌星颇有点临终话别的架式，“马老板，还有什么要我们办的吗？孩子你放心好了……”

马上有人打断他：“干嘛呀，别那么不吉利。”

马思达拱拱手，“大恩不谢，要没出事的话明儿我给各位打电话，快走吧。”他又跟女儿说：“听叔叔阿姨的话啊。”

女儿问：“爸，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呀。”

马思达蹲下来搂了搂女儿，“我早呢，跟叔叔阿姨走吧，再和爸说声再见。”

玲玲看看父亲有些异样的神情，顺从地说：“爸爸再见。”

田春也蹲下来亲了一下玲玲：“再见。”

一胖一瘦两位客人正在打公用电话，看着几位名歌星走出歌厅大门，有点纳闷。

“咦，怎么没唱就走啦？”

歌舞厅大门口，歌星们出门乘车而去。一个30来岁的女人站在“票已售完”的牌子下，左右环顾，见无人把守，便推门自入。看车场的老头远远躲在街角的门卫喊了一声：“小王，有人没买票就进去啦！”

门卫跑过来，站在外面喊：“嘿，出来！”

女客出来了，“对不起，我找人。”

“怎么不买票就进呐！”

女客掏钱包，“有票吗，多少钱一张？”

“没票啦。”

“那你让我进去找个人行不行？找着了就出来。”

“我劝你还是快点走吧，别找死。”

女客楞住了：“哎，你怎么出口伤人呐！”

“我这可是好意，你要不听就呆在这儿，就怕你呆会儿，想走走不了啦。”

“你，你要干什么！”女客气得发颤。

“你看见刚才坐车走的那几位了吗，××，还有××，都走了，我想走还走不了呢，咱的命没他们那么值钱。”

女客一下子头发蒙地往里冲：“里边怎么了？你让我进去看看……”

门卫小王拽住她的胳膊：“疯啦？”

歌舞厅里，有几桌客人已在议论纷纷。

“什么，歌星们都撤啦，他们可是在大门口打了广告啦，这不成骗人了吗！”

“是今天的广告吗？”

“是，票都涨价啦。”

“这得找他们退票去！”

“刚才还瞅着几位在这转悠呢？”

“咱们是听歌来的，不是看大腕儿那张脸的。”

“我看准是报酬没谈好，那几个大腕儿把戏给撂了，这种事多了，我上次……”

田春注意到客人们有些骚动，不安地对马思达说：“这样不行，我看得跟客人交待一下，歌星一走，客人都知道了。”

马思达走上舞台。从主持人手中接过话筒。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我要万分抱歉地告诉大家，今天原准备和我们一起共渡周末的几位著名歌星，因为突然接到紧急的录音任务，提前走了，我代表他们，也代表我们海马歌舞厅，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台下有人高叫，“这么晚了什么紧急任务，别蒙事儿了。”

“这帮丫挺，就欠端了他们，把这事儿登报曝曝光，他们就傻了。”

“你们歌厅有没有信用，这是欺骗行为。”

马思达抬高声音，“各位，大家很多人都是海马的老朋友，老主顾，朋友之间有得罪的时候就只能讨个原谅，而且这次也不能怪那几位歌手，他们

也是海马的老朋友，今天都是义务来助兴的，并不存在给钱多少的问题。”

台下又有人问：“他们没跟你们要钱，你们干嘛跟我们要那么多钱？”

马思达硬着头皮解释，“今天提高门票售价是因为有抽奖。不过，如果大家是冲着歌星来的话，我们可以退票，大家可以去售票处，我们把钱退给你。”

果然有部分客人站起来退场了，马思达走下舞台对田春说：“赶快抽奖，抽完奖走的人就更多了。”

“抽奖很慢的。”她看看仍旧很满的宾客席，说：“我看都不象要走的意思。”

马思达思索一下，“去叫电工来。”

存衣间，旅行包里的嗡鸣声依然在黑暗中持续着。

酒吧操作间里，那位女服务员仍在抽抽啼啼，一个女领班问她，“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

“呃——对，我肚子疼，领班，你让我先走一会成吗？”

“今天客人挺多的，你能不能坚持一会儿？”

“我真的疼，可能坚持不住……”

女领班犹豫地说：“那，要不我去和经理说一声，让你先走？”

“别别别，那算了吧，别和马经理说。”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灭了，大家全一愣。

“哟，怎么停电啦？”女领班跑出操作间，只见舞厅内的灯光也黑了，音乐也停下来，只有几处靠电池的应急照明灯还孤单无援发着惨白萧瑟的光，客人中起哄的口哨声此起彼伏。

田春走上舞台，亮着声音说：“各位，非常抱歉，现在是供电局停电，请大家有秩序地退场，大家不要挤，非常抱歉。”

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大多数人依然还留在座位上慢慢呷着杯中的剩酒，似乎还在希冀着灯火复燃。少数不三不四的男女舞客借着难得的昏暗，早已如鱼得水地搂作一团。

女领班突然想起什么，跑回操作间。

经理室。田春走进来对马思达说：“走了几个，过一会灯不亮可能走的就多了。”